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##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

《兒女英雄傳》的大意，都在「緣起首回」交代明白，不再重敘。這部書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？一班甚麼人？出在哪朝哪代？列公雅靜，聽說書的慢慢道來。這部書近不說殘唐五代，遠不講漢魏六朝，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、雍正初年的一樁公案。我們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，龍飛東海，建都燕京，萬水朝宗，一統天下。就這座京城地面，聚會著天下無數的人才。真個是冠蓋飛揚，車馬輻輳。與國同休的先數近支遠派的宗室覺羅，再就是隨龍進關的滿洲、蒙古、漢軍八旗，內務府三旗，連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漢官，何止千門萬戶！說不盡的「九天閭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！」這都不在話下。

如今單講那正黃旗漢軍有一家人家，這家姓安，是個漢軍世族舊家。這位安老爺本是弟兄兩個，大哥早年去世，止剩他一人，雙名學海，表字水心，人都稱他安二老爺。論他的祖上，也曾跟著太汗老佛爺征過高麗，平過察哈爾，仗著汗馬功勞上頭掙了一個世職，進關以後，累代相傳，京官、外任都作過。到了這安二老爺身上，世職襲次完結，便靠著讀書上進。所喜他天性高明，又肯留心學業，因此上見識廣有，學問超群，二十歲上就進學中舉。怎奈他「文齊福不至」，會試了幾次，任憑是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會不上一名進士，到了四十歲開外，還依然是個老孝廉。儒人佟氏，也是漢軍世家的一位閨秀，性情賢慧，相貌端莊，針黹女工不用講，就那操持家務，支應門庭，真算得起安老爺的一位賢內助。只是他家人丁不旺，安老爺夫妻二位子息又遲，儒人以前生過幾胎，都不曾存下，直到三十以後，才得了一位公子。

這公子生得天庭飽滿，地格方圓，伶俐聰明，粉妝玉琢，安老爺、佟儒人十分疼愛。因他生得白淨，乳名兒就叫作玉格，單名一個驥字，表字千里，別號龍媒，也不過望他將來如「天馬雲龍，高飛遠到」的意思。小的時候，關煞、花苗都過，交了五歲，安老爺就教他認字號兒，寫順朱兒。十三歲上就把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念完，開筆作文章、作詩，都粗粗的通順。安老爺自是歡喜。過了兩年，正逢科考，就給他送了名字。接著院考，竟中了個本旗批首。安老爺、安太太的喜歡自不必說，連日忙著叫他去拜老師，會同案，誇官拜客。諸事已畢，就埋頭作起學業的工夫來。

那時候公子的身量也漸漸的長成，出落得目秀眉清，溫文儒雅。只因養活得尊貴，還是乳母丫鬟圍隨著服侍。慢說外頭的戲館、飯莊、東西兩廟不肯教他混跑，就連自己的大門，也從不曾無故的出去站站望望。偶然到親戚一家兒走走，也是裡頭嬾嬾媽、外頭嬾嬾爹的跟著。因此上把個小爺養活得十分腴腆：聽見人說句外話，他都不懂；再見人舉動野調些，言談粗魯些，他便有氣，說是下流沒出息；就遇見個外來的生眼些的婦女，也就會臊的小臉通紅，竟比個女孩兒還來得尊重。

那安老爺的日子，雖比不得在先老輩手裡的寬裕，也還有祖遺的幾處房莊，幾戶家人。雖然安老爺不善經理家計，仗著這位太太的操持，也還可以勉強安穩度日。他家的舊宅子本在後門東不壓橋的地方，原是祖上蒙恩賞的賜第，內外也有百十間房子。自從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裡，因晚年好靜，更兼家裡人口稀少，住不了許多房間，又不肯輕棄祖業，倒把房子讓給遠房幾家族人來住，留了兩戶家人隨同看守，為的是房子既不空落，那些窮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，他自家卻搬到墳園上去居住。他家這墳園又與別家不同，就在靠近西山一帶，這地方叫作雙鳳村。相傳說，從前有人見兩隻彩鳳落在這地方山頭上，百鳥圍隨，因此上得了這個村名。這地原是安家的老園地，到了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裡，就在這地裡踹了一塊吉地，作了墳園，蓋了陰陽兩宅。又在東南上蓋了一座小小莊子，雖然算不得大園庭，那亭台樓閣樹木山石，卻也點綴結構得幽雅不俗。附近又有幾座名山大剎，圍著莊子都是自己的田園，佃戶承種交租。

那安老爺的老太爺臨終遺言，曾囑咐安老爺說：「我平生在此養靜，一片心神都在這個地方，將來我百年以後，不但墳園立在這裡，連祠堂也要立在這裡。一則，我們的宗祠裡本來沒有地方了；二則，這園子北面、土山以後、界牆以前，正有一塊空地，你就在這地方正中給我蓋起三間小小祠堂，立主供奉。你們既可以就近照應，便是將來的子孫，有命作官固好，不然守著這點地方，也還可以耕種讀書，不至凍餓。」

後來安老爺便謹遵父命，一一的照辦。此是前話不提。

傳到安老爺手裡，這位老爺天性本就恬淡，更兼功名蹭蹬，未免有些意懶心灰，就守定了這座莊園，課子讀書，自己也理理舊業。又有幾家親友子弟，因他的學問高深，都送文章請他批評改正，一天卻也沒些空閒。偶然閒來，不過飲酒看花，消遣歲月，等閒不肯進城。安太太又是個勤儉當家的人，每日帶了僕婦侍婢料理針線，調停米鹽。公子更是早晚用功，指望一舉成名，不干外事。外頭自有幾個老成家人支應門戶。又有公子的一個嬾嬾爹，這人姓華名忠，年紀五十歲光景，一生耿直，赤膽忠心，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盡心，就連安老爺的一應大小家事，但是交給他的，他無不盡心竭力，一草一木都不肯糟塌，真算得「奶公子裡的一個聖人」。

因此，老爺、太太待他格外加恩，不肯當一個尋常奶公子看待。這安老爺家，通共算起來，內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，雖然算不得簪纓門第、鐘鼎人家，卻倒過得親親熱熱，安安靜靜，與人無患，與世無爭，也算得個人生樂境了。

這年正適會試大比之年。新年下，安老爺、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過，便帶了公子進城。拜過宗祠，到至親本家幾處拜望了拜望，仍舊回家。匆匆的過了燈節，那太太便將安老爺下場的考籃、號簾、裝吃食的口袋、盒子、衣帽等物打點出來。

安老爺一見，便問說：「太太，你此時忙著打點這些東西作甚麼？」

太太說：「這離三月裡也快了，拿出來看看，該洗的縫的添的置的，早些收拾停當了，省得臨時忙亂。」

那安老爺拈著幾根小鬍子兒含笑說：「太太，你難道還指望我去會試不成？你算，我自二十歲上中舉，如今將及五十歲，考也考了三十年了，頭髮都考白了，『功名有福，文字無緣』，也可以不必再作此癡想。況你我如今有了玉格這個孩子，看去還可以望他成人，倒不如留我這點精神心血，用在他身上，把他成就起來，倒是正理。太太，你道如何？」

太太還沒及答話，公子正在那裡檢點那些考具的東西，聽見老爺的話，便過來規規矩矩、慢條斯理的說道：「這話還得請父親斟酌。要論父親的品行學業，慢道中一個進士，就便進那座翰林院，坐那間內閣大堂，也不是甚麼難事。但是功名遲早，自有一定。天生應吃的苦，也要吃的。就算父親無意功名，也要把這進士中了，才算得作完了讀書的一件大事。」

安老爺聽了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孩子話！」那太太便在旁說道：「老爺，玉格這話很是，我也是這個意思。這些話我心裡也有，就是不能像他說的這麼文謔謔的。老爺竟是依他的話，打起高興來。管他呢，中了，好極了；就算是不中，再白辛苦這一場也不要緊，也是嘗過的滋味兒罷咧！」

列公，這科甲功名的一途，與異路功名卻是大不相同。這是件合天下人較學問見經濟的勾當，從古至今，也不知牢籠了多少英雄，埋沒了多少才學。所以這些人寧可考到老，不得這個「中」字，此心不死。安老爺用了半生的心血，難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廢不成？原是見了這些考具，一時的牢騷話。

及至聽見公子小小年紀說了這一番大道理，心中暗暗歡喜，又恐怕小人兒高興，只得笑著說是「小孩子話」。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勸，不覺得就鼓起高興來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依你們娘兒們的話，左右是家裡白坐著，再走這一趟就是了。」

說著，看看到了三月初間，太太把老爺的衣帽、鋪蓋、吃食等件打點清楚，公子也忙著揀筆墨，洗硯台，包草稿紙。諸事停當，這安老爺便坐車進城，也不租小寓，就在自己家裡住下。這房子雖說有幾家本家住著，正所兒沒佔，原備安老爺、太太、公子有事進城住的，平日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。這家人們知道老爺回家，前幾天就收拾鋪設，掃地焚香的預備停妥。

到了三月初六日，太太打發公子帶了隨使家丁，跟隨老爺進城。進場出場，又按著日子打發家人接送，預備酒飯，打點吃食。

公子也來請安問候，都不必細說。

三場已畢，這老爺出了場也不回家，從場門口坐上車，便一直的回莊園來。太太、公子接著，問好請安，預備酒飯，問了一番場裡光景。一時飯罷，公子收檢筆硯，便在卷袋裡找那三場的文章草稿。尋了半日，只尋不著，便來問安老爺說：「文章稿子放在哪裡了？等我把頭場的詩文抄出來，好預備著親友們要看。」安老爺說：「我三場都沒存稿子，這些事情也實在作膩了。便有人要看，也不過加上幾個密圈，寫上幾句通套批語，贊揚一番說：『這次必要高中了！』」究竟到了出榜，還是個依然故我，也無味的很，所以我今年沒存稿子。不但必抄給人看，連你也不必看。這一出場，我就算中了。」說畢，撚鬚而笑。公子聽了無法，只得罷了。

日月迅速，轉眼就是四月。到了放榜的頭一天晚上，這太太弄了幾樣果子酒菜，預備老爺候榜，好聽那高中的喜信。

安老爺坐下，就笑著說道：「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。聽我告訴你們：外頭只知道是明日出榜，其實場裡今日早半天就拆彌封，填起榜來了。規矩是折一名，唱一名，填一名。就有那班會想錢的人，從門縫裡傳出信來，外頭報喜的接著分頭去報。如今到了這時候不見動靜，大約早報完了，不必再等。你們既弄了這些吃的，我樂得吃個河涸海乾睡覺。」說完，吃了幾杯悶酒，又說了會閒話，真個就倒頭酣呼大睡。

那太太同公子並內外家人不肯就睡，還在那裡左盼右盼，看看等到亮鐘（亮鐘：意指天將亮的時分。古時天將亮時打五更鐘。）以後無信，大家也覺得是無望了，又乏又困，興致索然，只得打點要睡。上房剛剛關了房門，忽聽得大門打得山響，一片人聲，報說：「頭二三報，報安老爺中了第三名進士！」

列公，你道安老爺既中得這樣高，為甚麼直到此時才報？

原來填榜的規矩，從第六名填起，前五名叫作「五魁」，直等把榜填完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，然後倒填五魁。到了填五魁的時候，那場裡辦場的委員，以至書吏、衙役、廚子、火夫，都買了幾斤蠟燭，用釘子釘的大木盤插著，托在手裡，輪流圍繞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叫作「鬧五魁」。那點過的蠟燭，拿出來送人，還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禮物。因此上填到安老爺的名字，已是四更天的光景。那報喜的誰不想這個五魁的頭報，一得了信，便隨著起早下圓明園的車馬，從西直門連夜飛奔而來，所以到這裡天還沒亮。

閒話休提。這太太因等不見喜信，正在卸妝要睡，聽得外面喧嚷，忙叫人開了房門，出去打聽。那門上的家人早把報條接了進來，給老爺、太太、公子叩喜。這一番吵吵，安老爺也醒了，連忙披衣起來，公子呈上報條看了，滿心歡喜。

一時想起來，自己半生辛苦，黃卷青燈，直到鬚髮蒼然，才得了這樁心願，不覺喜極生悲，倒落了幾點淚。太太也覺心中頗有所感，忍淚含笑勸解說：「老爺，這正該喜歡，怎麼倒傷起心來呢？」定了一會，大家才喜逐顏開，滿臉堆下笑來。

公子便去打點寫手本、拜帖職名，以及拜見老師的贄兒、門包、封套。家人們在外邊開發喜錢。緊接著就有內城各家親友看了榜先遣人來道喜，把位安太太忙得頭臉也不曾好生梳洗得。正是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乏也忘了，困也沒了，忙忙的帶著丫鬟僕婦，一面打點帽子衣服，又去平兌銀兩，找紅氈，拿拜匣。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謹的好處，一件一件的預先弄妥，還不費事。安老爺看著太太忙得連袋煙也沒工夫吃，便說道：「太太不必忙，今日沒事，有一天的工夫呢。我後半天進城不遲，歇歇再收拾罷！」說著，自己梳洗已畢，忙穿好了衣服，先設了香案，在天地前上香磕頭，又到佛堂、祠堂行過了禮，然後內外家人都來叩喜。這些情節，都不必細講。

安老爺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隨手用的東西，便催著早些吃飯。吃飯中間，公子便說：「父親雖然多辛苦了幾次，如今卻高高的中了個第三，可謂『上天不負苦心，文章自有定論』，將來殿試，那一甲一名也不敢必，也中個第三就好了！」安老爺笑說：「這又是孩子話了，那一甲三名的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咱們旗人是沒分的。也不是旗人必不配點那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。本朝的定例，覺得旗人可以吃錢糧，可以考翻譯，可以挑侍衛，宦途比漢人寬些，所以把這一甲三名留給天下的讀書人，大家巴結去。這是本朝珍重名器、培植人材的意思。況且『探花』兩個字，你可知道他怎麼講？那狀元，自然要選一個才貌品學四項兼備的，不用講了；就是探花，也須得個美少年去配他，為的是瓊林宴的這一天，叫他去折取杏花，大家簪在頭上，作一段瓊林佳話。這是唐代的故事。你看我雖然不至於老邁不堪，也是望五的人了，世上那有這樣白頭蹣跚的探花？豈不被杏花笑人！果然那樣，那不叫作『探花』，倒叫作『笑話兒』了！」

公子道：「便不得探花，翰林也是穩的。」老爺說：「那又不然。在常情論，那名心重的，自然想點個翰林院的庶常；利心重的，自然想作個榜下知縣；有才氣的，自然想用分部主事；到了中書，就不大有人想了；歸班更不必講。我的見識卻與人不同：我第一怕的是知縣，不拿出天良來作，我心裡過不去；拿出天良來作，世路上行不去——那一條路兒可斷斷走不得！至於那金馬、登玉堂，是少年朋友的事業，我過了景了。就使用個部屬做呢，還做得來，但是這個年紀，還靴桶兒裡掖著一把子稿，滿道四處去找堂官，也就露著無趣。我倒想用個冰冷的中書，三年分內外用——難道我還就外用不成？——那時一紙呈兒，掛冠林下，倒是一樁樂事。不然，索性歸了班，十年後才選得著。且不問這十年後如何，就這十年裡，我便課子讀書，成就出一個兒子來，也算不虛度此生！」公子自是不敢答言。安太太聽了，說道：「老爺也忒慮得遠。我只說萬事都是盡人事，聽天命，自有個一定。」老爺說：「太太這話卻倒不錯。」

說話間，一時吃罷了飯，便有幾家看文章的門生、學生趕來道喜。人來人往，應酬了一番，那天就不早了，安老爺才得進城。到了住宅，早有部里長班送信，告知老爺中在第幾房，並房師的官銜、姓名、科分、住處。從次日起，便去拜房師，拜座師，認前輩，會同年，會同門，公請老師，赴老師請，刻齒錄，刻硃卷。那房師、座師見了都說：「一見你這卷子，便知為老手宿儒，晚成大器，如今果然。可見文有定評。」說著，十分歡贊。

這安老爺一連忙了數日，不曾得閒，直等謝恩領宴諸事完畢，才得略略安靜。五十歲的老頭兒，也得伏案埋頭作起楷來。

轉眼覆試朝考已過，緊接著殿試。那老爺的策文雖比不得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，卻頗頗的有些經濟議論，與那抄策料填對句的不同。那些同年見了，都道：「定入高選。」怎奈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，凡那些送字樣子、送詩篇兒這些門路，都不曉得去作。自己又年屆五旬，那殿試卷子作的雖然議論恢宏，寫的卻不能精神飽滿，因此上點了一個三甲。及至引見，到了老爺這排，奏完履歷，聖人往下一看，見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紀，臉上一團正氣，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誠。這要作一個地方官，斷無不愛惜民命的理，就在排單裡「安學海」三個字頭上，點了一個硃點，用了榜下知縣。

少時引見一散，傳下這旨意來。安老爺一聽，心裡說道：「完了！正是我怕走的一條路，恰恰的走到這條路上來！」登時倒抽了一口氣，涼了半截。心裡的那番懊惱，不但後悔此番不該會試，一直悔到當年不該讀書，在人群兒裡險些兒不曾哭了出來。便有一班少年新進湊來攜手作賀。有的說：「班生此去，何異登仙！」又有的說：「當年是『擁書權拜小諸侯』，而今真個『百里侯』矣！」又有一班外行朋友說是：「這榜下即用是『老虎班』，一到就補好缺的。」又有的說：「『在京的和尚，出外的官』，這就得了！」一面就答訕著薦幕友，薦長隨。落後還是幾位老師認真關切，走來問道：「外用了？不必介意。文章、政事都是報國，況這宦途如海，哪有一定的？且回去歇歇再談罷。」這老爺也只得一一的應酬一番。又有那些看文章的門生，跟著送引見，見老爺走了這途，轉覺得依依不捨。安老爺從上頭下來，應酬了大家幾句，回到下處，吃了點東西，向應到的幾處勉強轉了一轉，便回莊園上來。

那時早有報子報知，家人們聽見老爺得了外任，個個喜出望外。只有太太合公子見老爺進門來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，便知是因為外用的原故。一時且不好安慰，倒提著精神談了些沒要緊的閒話。老爺也強為歡笑，說：「鬧了這許多天了，實在也乏了，且讓我歇一歇兒，慢慢的再計議罷。」

誰想有了年紀的人，外面受了這一向的辛苦勞碌，心裡又加上這一番的煩惱憂思，次日便覺得有些鼻塞聲重，胸悶頭暈，慚慚

的就成了一個外感內傷的病。安太太急急的請醫調治，好容易出了汗，寒熱往來，又轉了瘧疾；瘧疾才止，又得了秋後痢疾。無法，只得在吏部遞了呈子，告假養病。每日價醫不離門，藥不離口，把個安太太急得燒子時香，吃白齋，求籤許願，鬧得寢食不安。連公子的學業功課，也因侍奉湯藥漸漸的荒廢下來。直到秋盡冬初，安老爺才得病退身安，起居如舊。依安老爺的心裡，早就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了，怎奈那些關切一邊的師友親戚骨肉，都以天恩祖德報國勤民的大義勸勉，老爺又是位循規蹈矩聽天任命不肯苟且的人，只得呈報銷假投供。可巧，正遇著南河高家堰一帶黃河決口，俗語說：「倒了高家堰，淮揚不見面。」這一個水災，也不知傷了多少民田民命！地方大吏飛章入奏請帑，並請揀發知縣十二員到工差遣委用。這一下子，又把這老爺打在候補候選的裡頭挑上了。

列公，安老爺這樣一個有經濟有學問的人，難道連一個知縣作不來？何至於就愁病交加到這步田地！有個原故。只因這老爺的天性恬淡，見識高明，廣讀詩書，閱盡世態。見世上那些州縣官兒，不知感化民風，不知愛惜民命，講得是走動聲氣，好弄銀錢，巴結上司，好謀升轉。甚麼叫錢谷刑名，一概委之幕友、官親、家丁、書吏，不去過問，且圖一個旗纛扇傘的豪華，酒肉牌攤的樂事。就使有等稍知自愛的，又苦於眾人皆醉，不容一人獨醒，得了百姓的心，又不能合上司的式，動輒不是給他加上個「難膺民社」，就是給他加上個「不甚相宜」，輕輕的就端掉了，依然有始無終，求榮反辱。

因此上自己一中進士，就把這知縣看作了一個畏途。如今索性挑了個河工，這河工更是個有名的虛報工段、侵冒錢糧、逢迎奔走、吃喝攪擾的地方，比地方官尤其難作。自己一想，可見宦海無定，食路有方，天命早已安排在那裡了，倒不如聽命由天的闖著做去，或者就這條路上立起一番事業，上不負國恩，下不負所學，也不見得。老爺存了這個念頭，倒打起精神，次第的過堂引見，拜客辭行，一切瑣屑事情都已完畢，才回到莊園。

略歇息了歇息，便有那些家人回說：「欽限緊急，請示商量怎的起行？」那些家人也有說該坐長船的，也有說該走旱路的，也有說行李另走的，也有說家眷同行的。安老爺說：「你們大家且不必議論紛紛，我早有了一個牢不可破的主見在此。」這正是：得意人迷失意事，一番歡喜一番愁。

要知那安老爺此番起行赴官怎的個主見，下回書交代。